

# 《一百个中国孩子的梦》中动物意象与儿童伦理价值观研究

牟新月<sup>2</sup>, 李莲<sup>1,2\*</sup>, 王江昕<sup>2</sup>, 齐福俊<sup>2</sup>, 台思怡<sup>2</sup>, 谢刚<sup>2</sup>

1. 湖北科技学院农村教育与文化发展研究中心, 湖北 咸宁 437100

2. 湖北科技学院外国语学院, 湖北 咸宁 437100

DOI:10.61369/EDTR.2025060003

**摘要 :** 董宏猷的《一百个中国孩子的梦》以其独特的梦境描写和丰富的动物意象, 展示了儿童在不同成长阶段的心理活动和伦理认知的变化。本文基于皮亚杰的儿童心理学理论, 将儿童成长期分为前运算、具体运算和形式运算三个阶段, 分析了动物意象在这些阶段中对儿童伦理价值观的形成和发展的影响。研究表明, 动物意象在前运算阶段帮助儿童表达情感并初步理解家庭和亲情的伦理关系; 在具体运算阶段, 动物意象逐渐减少, 但它们仍然参与儿童对责任、社会规则和道德规范的认知; 在形式运算阶段, 动物意象则承载了更为抽象的伦理问题。本文通过对这些动物意象的解读, 揭示了儿童伦理观从感性到理性的转变过程, 并为儿童文学和儿童心理发展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法。

**关键词 :** 董宏猷; 《一百个中国孩子的梦》; 儿童心理学; 伦理价值观; 动物意象

## A Study of Animal Imagery and Children's Ethical Values in *One Hundred Dreams of Chinese Children*

Mou Xinyue<sup>2</sup>, Li Lian<sup>1,2\*</sup>, Wang Jiangxin<sup>2</sup>, Qi Fujun<sup>2</sup>, Tai Siyi<sup>2</sup>, Xie Gang<sup>2</sup>

1. Research Center for Rural Education and Cultural Development, Hubei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Xianning, Hubei 437100

2.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Hubei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Xianning, Hubei 437100

**Abstract :** Dong Hongyou's *One Hundred Dreams of Chinese Children* presents the psychological activities and ethical development of children at different growth stages through its unique portrayal of dreams and rich animal imagery. Based on Piaget's theory of child psychology, this study divides childhood into three stages: preoperational, concrete operational, and formal operational stages, and analyzes the impact of animal imagery on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hildren's ethical values in these stages. The study shows that in the preoperational stage, animal imagery helps children express emotions and initially understand ethical relationships regarding family and affection. In the concrete operational stage, animal imagery gradually decreases, but it still plays a role in children's understanding of responsibility, social rules, and moral norms. In the formal operational stage, animal imagery carries more abstract ethical issues. Through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se animal images, this paper reveals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ldren's ethical views from sensibility to rationality, offering new perspectives and methodologies for the study of children's literature and psychological development.

**Keywords :** Dong Hongyou; *one hundred dreams of Chinese children*; child psychology; children's ethical values; animal imagery

## 引言

董宏猷(1950-2022)是中国著名的儿童文学作家, 其《一百个中国孩子的梦》(2016)曾参加国际儿童图书评奖并被译介到国外。该作品通过大量动物意象, 呈现了儿童在梦境中对伦理、道德与生命的感知与建构。目前学界多从教育学<sup>[2]</sup>、翻译<sup>[4]</sup>、叙事学<sup>[12]</sup>和心理

项目信息: 本文是湖北省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乡村振兴背景下鄂南儿童文学作家董宏猷作品的翻译及对外传播研究”(S202310927041)、湖北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鄂南文化研究中心开放项目“乡村振兴背景下鄂南儿童文学作家董宏猷作品中的乡村书写与儿童成长研究”(2024ENWH05)、中国外语教育基金项目“人工智能生成式儿童文学伦理规范与治理研究”(ZGWWYJYJJ12A183)、教育部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校企合作模式下英语口语教学实践平台建设”(2410234319)、湖北省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农村教育与文化发展研究中心项目“咸宁市中学生阅读AIGC儿童文学作品的现状、问题及对策研究”(25NJWVKJYB01)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李莲, 湖北科技学院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研究方向: 文学伦理学批评、儿童文学和人工智能等研究, 邮箱: liliyan@hbust.edu.cn

学<sup>[13]</sup>角度对其研究，而从文学伦理学视角出发的探讨尚显不足。

本文将基于皮亚杰的儿童心理学理论，通过分析《一百个中国孩子的梦》中梦境的动物意象，将儿童的成长阶段对应为前运算、具体运算和形式运算三个阶段<sup>[14]</sup>，分析动物意象在不同阶段中的演变：从前运算阶段的幻想性与丰富性，到具体运算阶段的具象与初步伦理思考，再到形式运算阶段比重减少、伦理思维趋于抽象。藉此揭示儿童如何从依赖走向伦理自觉，逐步构建起复杂的道德观念。

本研究旨在通过对作品中动物意象的伦理学分析，阐明董宏猷如何借助梦境叙事反映儿童伦理观念的形成过程，探讨这个过程中的儿童在社会文化的影响下形成自己的伦理观念，并在生活实践中加以应用。

## 一、儿童前运算阶段的伦理价值观

前运算阶段（2-7岁）是儿童认知发展的重要阶段。这一阶段的儿童在思维上表现出一定的复杂性，他们的伦理观念尚不成熟，主要通过感知和情感来进行道德判断。“儿童成长的经历分为三个阶段，即最初的伦理混沌，经由伦理启蒙的过渡，进入伦理选择阶段”<sup>[15]</sup>。皮亚杰（Jean Piaget）认为，儿童在这一阶段处于“自我中心”的状态，他们对他人的感受和社会规则的理解较为模糊，但通过与外部世界的互动，他们开始对“善”与“恶”的初步认知逐渐显现<sup>[16]</sup>。

### （一）动物意象的儿童情感投射

在《长满小鸟的白桦树》中，四岁的赫哲族男孩通过频繁出现的小鸟，表达出对归属与离别的初步感知。鸟在中国传统中常寄托乡愁与思念，例如，“鸿雁传书”常用来表达对家乡和亲人的思念。在此梦中，小鸟不仅象征着在外漂泊的游子，更象征着会回到母亲怀抱的孩子，小鸟自由飞翔却终将归树，与永不回树的落叶形成对比。在儿童的潜意识中，小鸟的归来象征着家庭和亲情的庇护，也表达了对家的深刻依赖。这种依赖反映了儿童在前运算阶段对伦理归属感的追求。

此梦中的小鸟作为动物意象，帮助儿童在自我中心的世界中感知到家庭的伦理价值，让儿童开始认识到回家不仅是生理需求的满足，更是一种伦理归属的体现。通过对动物意象的感知，儿童初步体验到伦理中归属和离别的重要性，这是他们认识道德关系的一次重要尝试。

### （二）动物意象与性别伦理认知

《“雀雀儿”飞了》通过小男孩的梦境，探讨了儿童在成长过程中的性别认知。梦中的小鸟作为性别差异的具象化体现，突显了儿童在前运算阶段对性别差异的初步理解和感知。这个梦前半部分，孩子梦见各种色彩斑斓的鸟，而自己的“小雀雀”却难看又不会飞，这种鲜明对比不仅引发了他强烈的自卑情绪，更暗示了儿童早期对正常性别特征的潜在判断标准——这种标准并非纯粹生理性的，而是已隐含社会伦理对美和善的预设。正如学者所言，“善恶之别是伦理的基本常识，善恶之辨是构建社会伦理体系的前提。<sup>[17]</sup>”儿童对性别差异的感知，从一开始就与社会伦理的

善恶评价交织：美丽的鸟被默认为“善”的象征，而“难看”的小雀雀则被潜意识归为“不善”的对象。梦中小雀雀作为动物意象不仅仅是个体的象征，它也是性别差异的具象化代表。男孩在梦中的困扰表面是对男女生理差异的早期反应，深层则是对社会伦理中“性别规范”的潜意识接纳。

“父母的一举一动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对他们思想的形成，性格的塑造，人格的完整都会产生非常重要的作用<sup>[18]</sup>”而梦境中的母亲角色进一步强化了这一性别认知。梦中的母亲愤怒地对孩子说：“不准胡说八道！再胡说，看我撕烂你的嘴！”<sup>[19]</sup>这一反应不仅暴露了传统性别观念对个体的规训和压迫，更揭示了家长在性别教育中的认知局限，忽视儿童对性别多元性的自然感知。“人们对于儿童伦理的认识不是与生俱来的，它在时代混合社会发展中逐渐得到建构。<sup>[20]</sup>”而家庭作为儿童最初的伦理场所，其文化观念会深刻影响儿童的性别认知发展。孩子在梦境中的反应，是对母亲行为的潜意识回应，也是在前运算阶段自我认知与文化认同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既是性别认知发展的阻力，也是推动其从本能感知走向社会理解的内在动力。

## 二、儿童在具体运算阶段的伦理价值观

处于具体运算阶段的儿童已经具备一定的逻辑思维能力，并开始尝试进行抽象的道德判断，但这些判断仍主要依赖具体的事物和情境。根据皮亚杰的理论，具体运算阶段的儿童（7-12岁）逐渐能够理解因果关系，并能通过具体的事物进行简单的归纳与演绎推理。在这一过程中，儿童对伦理的认知从情感和直觉逐步过渡到基于规则和实际情境的判断，开始形成初步的社会观念和责任意识<sup>[21]</sup>。

### （一）动物意象与生命感知

在具体运算阶段，儿童开始对生命本身的意义产生兴趣，并逐渐形成对生命价值的初步认知。《金色蝌蚪》便是一个体现儿童生命观念萌芽的典型梦境。

在《金色蝌蚪》中，七岁女孩因父亲病重被迫乞讨，这一现实困境融入梦境，促使她对生命意义进行初步思考。幻想思维创造异于现实的事物，目的是为习惯现状的人寻找表达本真的新奇

方式<sup>[11]</sup>。梦中，她捧起一捧清水，水中金色蝌蚪活泼游动，但随着水渐渐流失，蝌蚪挣扎濒死，让她体验到生命的脆弱与不可逆。蝌蚪既是女孩现实处境的投射，也代表生命本身的活力与希望。当蝌蚪最终蜕变为金色青蛙，女孩也完成内心的转变：从无力承受走向内在成长。这一意象不仅暗示生命虽脆弱却蕴含韧性，更意味着她从被动承受苦难转向对生命价值的主动领悟。董宏猷通过该梦境的动物意象，刻画了儿童在具体运算阶段对“生命”伦理价值的认知发展。儿童借蝌蚪与青蛙的转变，初步理解生命的消亡与重生，从而建立起对生命的尊重与敬畏。

## （二）动物意象与家庭关系的反思

具体运算阶段的儿童开始对家庭中的角色和关系产生深刻的认知，并通过这些关系构建自己的伦理观。《“神童”的梦》是一篇集中体现家庭伦理与个人认知冲突的梦境。

十岁的主人公因被父亲视为“神童”而承受巨大压力，在梦中成为马戏团里被驱使、围观和强迫表演的猴子。这一动物意象极具象征性，如吴翔宇所说“成人对儿童的期待、设想隐含了儿童观的价值导向。<sup>[12]</sup>”猴子的动物意象既暗示孩子在父亲权威下的被动屈从——他如同被驯化的动物，被迫按照成人的期待表演“神童”角色，也透露出对自由与自我价值的渴望。猴子本是灵动自由的生物，却在梦中沦为满足他人目光的工具，这种反差恰恰映射了儿童在家庭压力下的伦理困惑：父亲的期待与外界的审视，使其逐渐沦为“满足他人需求的表演者”，进而模糊了自我存在的价值。

这一梦境本质上是对家庭教育的隐喻性批判。家庭教育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去除奴性，将儿童当“人”看，使儿童具有独立的人格<sup>[13]</sup>。“在‘教育性’占主导地位时，儿童的游戏天性被压抑了。<sup>[14]</sup>”其个体意愿与真实需求被成人的期待所遮蔽。猴子的形象映射出儿童在家庭压力下的伦理困惑。这个梦揭示出儿童在具体运算阶段对家庭角色的反思，他们开始质疑父母要求的合理性，以及个人价值是否仅在于迎合家庭期望。梦境中的猴子不仅是象征，也是儿童借以进行伦理思考的媒介。它标志着孩子开始从自我中心转向对家庭角色的理性认知，并通过具象的动物意象，尝试平衡个人意愿与家庭责任之间的关系。

## 三、儿童在形式运算阶段的伦理价值观

形式运算阶段（12—15岁）是皮亚杰理论中儿童认知发展的高级阶段，在这一阶段的青少年能够进行抽象推理、逻辑思考和假设演绎，思维不再依赖具体表象。以《黑虎，我的黑虎为例》，儿童开始理解复杂因果关系，道德判断也逐渐由绝对转向相对，更关注社会公正、权利与责任等抽象伦理议题。

### （一）动物意象与社会主义的意识觉醒

在形式运算阶段，青少年的道德认知呈现出从个人感受向社会正义与公共伦理跨越的典型特征。在《黑虎，我的黑虎》中，

主人公梦见象征勇气与正义的黑虎，并与它共同对抗象征邪恶的野猪。这一梦境反映出他们道德认知的深化：不再停留于简单的善恶判断，而是意识到正义需要主动维护。黑虎与野猪的对抗，本质上是个体对维护社会秩序与正义力量的内在认同：黑虎的勇猛象征正义的主动性，野猪的攻击性则隐喻破坏秩序的潜在威胁。当黑虎死去，主人公感到的悲伤与迷茫，也映射出正义在现实中的脆弱性。这一情节促使他思考个体如何在复杂社会中坚守和践行正义。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思考并非孤立。心理学研究表明，“随年龄增长，有更多的个体愿意牺牲自我利益而拒绝不公平”<sup>[15]</sup>。小说中黑虎的意象，恰好为青少年提供了理解这一转变的具象路径：他们通过黑虎的命运意识到，正义既非绝对化的“非黑即白”，也非仅靠个人英雄主义就能维系，而是需要集体的责任共担与持续的努力。梦境在此成为重要的认知工具，它通过象征与隐喻，帮助青少年探索道德的复杂性，理解社会责任的内涵，最终推动其伦理认知从被动接受走向主动建构，标志着个体道德发展进入成熟阶段。

### （二）动物意象与个体责任的认同

这一阶段，青少年的伦理思维趋于复杂，开始关注自身在社会中的责任。这一阶段的动物意象不仅仅是道德判断的象征，更是个体责任感的具象化。《黑虎，我的黑虎》中，主人公与象征正义和力量的黑虎并肩作战，黑虎的死亡却令他陷入迷茫与无力。这一情节不仅表达了对正义失落的恐惧，更反映出他对个体责任的内在认同。黑虎之死象征着外部力量的消逝，使主人公意识到：维护正义不能仅依赖他人，自己也必须承担起责任。尽管他无法挽回黑虎，这种痛苦却深化了他对责任的理解，伦理秩序的维系需要每个人的参与。

通过动物意象的具象化，青少年逐渐认识到责任并非外在规范，而是一种共同承担的社会使命<sup>[16]</sup>。该阶段的道德认知已超越简单对错，转向对社会责任、公正维护等抽象议题的关注。正如故事中所启示，个体的力量虽有限，但每个人都应在道德实践中发挥作用，这才是社会正义得以实现的根本。

## 四、意义和启示

前文从不同角度分析了《一百个中国孩子的梦》中动物意象的多重意义及其在儿童伦理发展中的作用。在前运算阶段，儿童通过动物意象表达情感，并在潜意识中逐步认识到伦理价值，开始建立对世界和自我身份的初步认知；在具体运算阶段，儿童逐渐能够理解社会规则和道德规范，动物意象趋于具象并与社会规则接轨；形式运算阶段的儿童能够进行更抽象的伦理思考，他们借用动物意象在社会伦理框架中寻找个人身份。三个阶段中，动物意象逐步从情感象征转变为伦理思考的媒介，体现了儿童从自我中心走向社会化和伦理自觉的心理成熟过程。

本研究引入文学伦理学视角，结合儿童心理学知识，补充了该作品在伦理方面的解读，丰富了儿童文学研究方法；依托皮亚杰认知发展理论，阐明动物意象如何伴随儿童从前运算阶段至形式运算阶段逐步推动其伦理观念社会化与复杂化；此外，通过动物意象这一情感与道德载体，为家长和教育者理解儿童心理、实施有效伦理教育提供了实践启示。父母作为第一教师，其榜样作用在于言行示范和价值引领<sup>[16]</sup>；最后，作品虽是中国多民族文化背景，却反映出儿童在价值追求上的跨文化共性，有助于推动儿

童文学的国际对话。

总体而言，董宏猷借助梦境与动物意象，深刻呈现了儿童伦理成长的内在逻辑。未来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拓展到其他儿童文学作品，采用更多的跨学科方法，深入探讨不同文化背景下儿童文学中的象征性表达和伦理构建，推动儿童文学研究的多元化发展。同时，结合现代社会背景下儿童所面临的伦理困境，进一步研究儿童文学如何在全球化背景下促进跨文化的理解与沟通。

## 参考文献

- [1] 董宏猷.《一百个中国孩子的梦》[M].武汉：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2016.
- [2] 杜惠洁.把伊甸园还给孩子们[J].中国图书评论，1990,(05):32-33.
- [3] 方卫平.伦理学视域下的儿童文学[J].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40(05):1-9+121+10.
- [4] 贺诗奥.目的论视角下儿童文学作品《一百个中国孩子的梦》(节选)汉韩翻译实践报告[D].长春大学,2023.
- [5] 贾艳红,施建农,张真.4~6岁儿童在分配情境下的公平敏感性研究[J].中国全科医学,2017,20(22):2783-2787.
- [6] 李建华,王丽萍.鲁迅“顺自然”的家教伦理观[J].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31(01):9-13.
- [7] 李莲,邓琼悦,冯昱曼.《黑珍珠》中拉蒙的伦理选择与道德成长[J].湖北科技学院,2023,43(05):74-80.
- [8] 李莲.《蓝色的海豚岛》中的儿童伦理发展阶段及启示[J].华中学术,2016(1):46-52.
- [9] 皮亚杰.发生认识论原理[M].王宪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 [10] 王佳.佩罗童话中的“伪装”艺术与伦理教育[J].外国文学研究,2019,41(06):70-78.
- [11] 吴翔宇.语言变革与中国儿童文学现代化的生成[J].天津社会科学,2023,(04):140-148.
- [12] 张国龙.童话叙事逻辑与中国童年精神建构[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03):62-72.
- [13] 赵怡生.董宏猷儿童心理小说的母题[J].文学自由谈,1995,(01):140-142.
- [14] 郑逸群,吴翔宇.“中国式童年”的探索与书写——新世纪中国儿童文学的民族国家想象[J].青海社会科学,2023,(05):200-208.
- [15] 周洋,李阳等.心理资本在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的的应用[J].湖北科技学院学报,2021(8):136-142.
- [16] 邹太龙,张前锐,赵瑞.内尔·诺丁斯关心理论视域下的亲子关系重构[J].湖北科技学院学报,2022(4):107-111.